

法國第五共和的政治發展

王建勛

法國總統密特朗，在其七年任期中已執政將近五年。他為了推行社會黨「意識形態」的經濟政策，已造成法國經濟蕭條、失業增加、通貨不斷膨脹，從而激起法國人民的反感。隨著社會黨聲望的下降，反對黨在地方及歐洲議會議員選舉中，聲勢節節升高，對社會黨已構成極大威脅。法國民意測驗顯示，反對黨已肯定在本（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六日國會大選時，會獲得國會多數席位，使法國政局進入全新的局面。屆時如果密特朗不能和右派反對派妥協，致使總統與國會形成對立，則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即可能發生危機。本文寫在法國國會議員選舉前夕，意在從法國第五共和的政治發展，檢討過去，展望未來，俾可對法國的複雜政局提供一些了解。

壹、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特徵

自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以來，帝制派與共和派之嚴酷鬭爭，即告上演：一方面是要清洗帝制的遺毒，一方面要剷除民族主義的色彩，而使得法國的政治經常處於動盪與劇變之中。自第三共和以後，共和派內部分裂，社會黨亦應運而生，法國之政治局面益形混亂。此後，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單獨組閣，而數黨聯合組成的內閣，平均壽命不過半年。在第四共和十三年期間，倒閣達廿七次之多，黨派之爭已形成法國政治最大災禍^①。

當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於一九五二年就任內閣總理之際，即曾宣佈不再組黨，願以超然身份為國家服務。因戴高樂聲望提高，國會中戴高樂派勢力大增，內閣地位逐漸穩固。但是當時東西方對峙的局面日形尖銳，殖民地獨立運動有增無已。

註① Jacques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940*,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9, pp. 33-78.

國內工人不斷罷工，人民對西德復興與心懷恐懼，而重建工作的負擔更使財政趨於枯竭。這些因素使戴高樂更感艱苦，因而認為在修憲方面，必須要破除法國的傳統，使第五共和憲法能發揮更高的效能^②。

在第四共和期間，法國政治困擾之一，就是內閣之難產，內閣總理常遭到議會不信任而辭職，往往倒閣之後，總理職位虛懸過久，而總統對內閣及國會亦不能發揮它的功能。因此，第五共和憲法即澈底革除此一弊端，而要提高總統的權能。

第五共和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七年，是否連任，憲法未作明確規定。總統之產生，按照一九六二年十月人民公決後所修改的第五共和憲法第七條規定，須經全國公民投票選舉^③。此一規定，已打破法國以往總統均由兩院組成的「選舉團」及第五共和憲法原規定由國會、地方議會選出之代表組成之「總統選舉團」等間接選舉的成規。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對於總統權能的規定，頗為廣泛。該憲法第十六條規定，當國家有變故或遭受嚴重危機時，總統有應變權力，且此項應變權不須由總理副署。又第五條規定，總統應監視憲法之遵守、保證公權力之正當行使、保障國家之生存、維護國家之獨立及領土之完整。在這許多實際權力之下，可以說總統已主持一切大政方針。

除此之外，總統有指揮三軍之權，總統為由三軍首長、內閣總理及閣員組成的「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使其更能發揮統率的權能。總統有權任命內閣總理，既不須他人副署，亦不必提請國會作信任投票。如國會反對內閣，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改選。總統還有對外談判及批准條約之權。在這些總統權力上，第五共和憲法第十一條還規定，為保證公權力之正當行使，總統對法案或條約之雖未嘗違憲，但確認其可以影響政府職權者，得將此一法案或條約提請人民公決。戴高樂在其總統任內，曾經常運用此項權力，並連同人民對總統的信任問題，一併提請人民投票公決^④。首先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廿八日，第五共和憲法案提請人民公決；接著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埃文省議案」(Approbation des Accords d'Evien)提請人民公決；然後是一九六二年十月廿八日，「第五共和憲法第七條修正案」提請人民公決；最後一次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廿七日，「參議院改革及地方權限案」提請人民公決。戴高樂於每次提請人民公決時，均提出信任問題，以求貫徹一己之主張。

戴高樂曾在公開談話中明白表示：國家已經給予經由人民選出的總統完全的信賴與權力，故而此項權力是不可分割的^⑤。他特別強調法國應革除以往的傳統觀念：那就是政府由總統領導，應該對國會負責，致使政府必須與國會妥協。所以他認為，既然

註② Bruno Moschetto, *La Ve Républiqu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79, pp. 9-16.

註③ *Ibid.*, pp. 25-28.

註④ Georges Burdeau, *Le Président de la Ve Républiqu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No. 6, Paris, Dec. 1971, pp. p13-14.

註⑤ Georges Bardeau,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du 4 Oct. 1958*,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No. 1004, Feb. 1970, pp. 26-32.

實行人民主權，就應給予經由人民選出的總統完全的信任。此一概念已改變了法國的政治傳統，不僅使第五共和憲法成爲總統集權制，並且使總統有權領導政府、干預立法，而成爲國家主權的象徵。

事實上，在第五共和憲法之下，由於總統權力的增加，國會權力已相對大爲削減；不但國會倒閣權受到限制，它的會期亦被縮短，每年兩個會期的時間，總共加起來尚不足五個月，且每一會期，僅有一個星期的質詢，此可減少內閣不少麻煩。如從總統權力而言，內閣對國會根本就不負責任。因爲第五共和憲法第廿條雖規定內閣可決定並執行國家政策，但應變的決策，權在總統，非內閣所可僭越；何況總統親自主持國務會議，可對內閣決議發揮決定性作用。內閣總理之去留，權亦在總統；國會之倒閣行動，總統可藉解散國會來加以阻止。一九六八年五月，當國會發動倒閣的時候，內閣總理龐畢度（George Pompidou）即曾聲言國會不是反對內閣，而是反對第五共和憲政制度，把責任推到總統身上。

因爲法國第五共和憲法是採取高度的總統集權制；內閣總理由總統任命，總理却向國會負責，而內閣與國會衝突時，總統可解散國會，也可提付公民表決，以致總統與總理以及總理與國會之間的權力關係複雜不清。

戴高樂對於第五共和憲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希望有一個堅強而穩固的政府，所以在他實際領導國家政治過程中，已形成一支戴高樂派的多數力量，以發揮預期的效能。可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學潮以後，隨著戴高樂主義的衰退，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已引起普遍的爭論。無論是右派、中間派或左派政黨，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憲主張^⑥。其主要爭論點就是：削減總統的職權、縮短總統的任期、廢除人民公決權以及防制行政權力擴張等等。

貳、法國第五共和的政黨形態

法國第五共和的政黨是以「戴高樂」（Gaullistes）的「共和聯盟」（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RPR）爲主。中間派（Centristes）有「共和黨」（Parti Républicain—PR），「社會民主中間派」（CDS）及「急進黨」（Parti Radical）所組成的「民主同盟」（UDF）和獨立人士與農民組成的「中間獨立派」（CNIP）。左派（La Gauche）包括有「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共黨」（Parti Communiste），「左派急進運動」（Mouvement des Radicaux de Gauche），及「極左派」（extrême gauche）。此外，還有由「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及「保皇派」（Royalistes）所形成的「

註⑥ *le Monde*, Feb 13, 1973 p. 5. *le Monde*, May 20, 1974 p. 3. *le Monde*, Apr. 2, 1974, p. 4. *le Monde*, Mar. 28, 1984, p. 9. *L'express*, 《法國新聞週刊》May 19, 1974, p. 7.

極右派」(extrême droite)。

一、「共和聯盟」：又稱戴高樂派，是由三個主要政治力量所形成——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的「戴高樂聯盟」(Unité du gaullisme)、一九四七年擴充改組而成的「法蘭西人民聯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以及第五共和成立以後，一些忠於戴高樂的政治領袖，再改組擴充，而成爲新的「共和聯盟」(Union pour national République—UNR)。「共和聯盟」包羅多個黨派，儘管各黨派主張不一，但都接受戴高樂的領導；雖然他們都尊重「戴高樂主義」，但又不能完全捐棄個人的主張，內部頗爲分歧。「共和聯盟」的結構是以地方選區組織爲基礎，地方選舉組織主要工作是向「全國代表大會」推薦候選人，而其特性則是在忠於戴高樂的主要任務上爭取選舉的勝利。

雖然戴高樂派要使「戴高樂主義」成爲長久統領法國政治的一種象徵，但是到一九六三年阿爾及利亞內戰結束，法國政黨的政爭中心已由阿爾及利亞所引起的危機，逐漸轉移到國內政治問題上面。首先是左、右、中間不同派系都要配合國內新的政治情勢，企圖改變立場，以準備未來的選舉。一九六五年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代表左派競選總統，迫使戴高樂在第二回合始告險勝(密特朗獲四四·八%的選票)^②。一九七六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戴高樂派從二百六十六席降到二百四十四席，失去了絕對多數地位；且因越來越多的法國人民，對法國官僚氣重而又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表示不滿；戴高樂派爲挽救已趨下降的聲望，乃把「共和聯盟」改組爲「民主共和聯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Ve République—U. D. R.)。一九六八年五月學潮以後，法國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他們對戴高樂個人的信仰已經動搖。因之，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公民投票中，戴高樂未能獲得大多數法國人民支持，憤而辭去了總統職務。一九六九年六月，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出任總統以後，戴高樂派內部擴大分裂；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戴高樂去世以後，保守與革新之間鴻溝更深，加以派系爭奪權利，力量已不能集中，一九七三年三月的國會議員選舉，戴高樂派爲應付「左派聯盟」的挑戰，再把「民主共和聯盟」改組爲「進步共和聯盟」(Union des Républicains de Progrès—U. R. P.)。一九七四年四月，龐畢度總統病故，原屬於戴高樂派的「獨立共和黨」(Parti Républicains)領袖季斯卡(Giscard d'Estaing)當選總統，戴高樂派已進入內訌局面。因季斯卡與其內閣總理施哈克(Jacques Chiras)公開破裂，施哈克即領導戴高樂派，把「共和聯盟」改組爲「保衛共和」(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R. P. R.)。

戴高樂派，原以天主教和保守派爲基幹，而後又容納中產階級、工人及學生，擴大其羣衆基礎。其意識形態是以民族主義爲主，強調社會秩序、領導權威以及富國利民。因爲戴高樂派要沿襲戴高樂的主張，特別強調戴高樂的精神領導，團結全民，反對

註② Georges, Burdeau, *le président de la Ve Républiqu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No. 6, Dec, 1971, p. 8.*

左派，排斥集權主義教條，支持國家獨立自主，嚮往自由^⑧。對外政策，則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雖鼓吹「歐洲人的歐洲」，但却以法國的利益為優先。

二、「中間派」：一九七四年五月，季斯卡在大選中脫穎而出，當選總統。他爲了迎合法國人民普遍求變的心理，大事改革，並聯合中間派的政治力量。一九七八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前夕，季斯卡派的「共和黨」爲謀取新的多數，乃聯合「急進黨」，組成「法國民主同盟」(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U. D. F.)，以團結、改革、正義爲號召，展開競選活動。「共和黨」係由「獨立共和全國協會」(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Républicains indépendents)蛻變而來，於一九六六年由季斯卡所創立，爲抵制戴高樂派而又反對左派的一支中間力量，主張政、經分開，強調民主，致力於地方公權。其對外政策，堅持歐洲統合，傾向北大西洋防衛組織，主張與美國友好，以加強與北約的合作，作爲法國安全的保障。至於急進黨，係於一九〇一年創立，在第三共和時期曾扮演重要角色。它在左右之間的立場不定，一九七四年爲了政治改革而支持季斯卡競選總統，一九七八年即與「共和黨」、「社會民主中間派」聯合成立「法國民主同盟」。其成員多是具有影響力的地方人物。

三、左派：在左派之中，最具實力的主要是社會黨與共黨。法國社會黨成立於一九〇五年，當時稱爲「社會黨工人國際分部」(Socialiste Sections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 Ouvriers-S. F. I. O.)，經過第三國際的衝擊，其本身不斷分裂、組合，而逐漸形成一個改良的社會主義黨。一九三六年社會黨魁布朗(Leon Blum)成立「人民陣線」，因獲得急進派大力相助，而組成聯合政府。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黨人士如奧利爾(Auriol)出任總統，秘書長莫利(Guy Molley)亦曾在一九五六—五七年出任總理。社會黨慣於採取聯合陣線，容納不同的左派政黨，在多黨的局面下組織聯合政府。至第五共和，社會黨與共黨同遭壓制，社會黨又四分五裂，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密特朗成爲社會黨領袖，始把分裂中的社會黨再度團結起來，同時他與法共在推翻「戴高樂主義」的同一目標下，結成「左派聯盟」，造成左派力量日趨壯大。終於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密特朗擊敗季斯卡，而當選法國總統^⑨。社會黨所標榜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在「社會正義」和「人民平等」原則下，贊成寬容的民主政治，主張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能夠保障公眾的自由，維持社會的多元性；惟在經濟措施上比較嚴厲，主張企業國有化、實施計劃經濟，使人民參與國家經濟決策；同時主張充分就業，提高購買力以及工人自治等。對外政策，主張歐洲統合，並傾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法國共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在此以前，法國社會黨分裂成兩派，一爲由柔亥(Jaures)領導的自由改良派，一爲由葛斯德

註^⑧ Jacques chapsal, *op. cit.*, pp. 576-659.

註^⑨ *Le Monde*, Apr. 27, 28, 1981, p. 1. *Le Monde*, May 10, 11, 1981, pp. 1-3.

(Guesde) 領導的工團派，前者要以漸進政策達到勞工福利與自由，而後者則是馬克斯主義者，並於一九二〇年支持第三國際成立法國共黨。一九二一—二三年，法共堅持蘇共路線，反對聯合中產階級的政策，並與社會黨對立。一九三四年法共以對抗法西斯主義為優先，故而曾支持由布朗領導的左派聯合政府。一九三四年法共支持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三年後，德軍進攻蘇聯，法共參加了抗德的地下活動。大戰結束後，法共參加了戴高樂的臨時政府，曾取得經濟、工業、勞工等部門。一九四六年戴高樂去職以後，法共仍繼續保留其政府職務，並在東西冷戰中擴大法共的影響，以確實執行史達林的政策，迫使政府擺脫美國的影響，並企圖以一個反社會黨的政策奪取政權，結果「人民陣線」再度破裂，法共被排出政府。自一九五八年戴高樂建立第五共和以來，法共在一九六二年對阿爾及利亞問題進行人民公決時，雖曾支持戴高樂的政策，但在「戴高樂主義」壓制下，在選舉中只獲得五分之一的選票，比起第四共和時期的四分之一更為減少。就如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六二年兩次國會議員選舉，法共均只獲得一四%的選票。因此，從一九六二年以後，法共即企圖突破孤立，並聯合其他左派政黨——特別是社會黨結成同盟，共同參加選舉。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當選總統，使法共第二次參加政府，但好景不常，不久法共又被排除。

叁、「左派聯盟」的破裂

自「左派聯盟」以來，社會黨的羣衆力量已超出法共，於是原已各懷鬼胎、互相猜忌的兩個左派政黨，即不斷發生摩擦。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中，法共眼看社會黨勢力日益壯大，更為緊張。法共爲了維護自身的立場，並鞏固自己的羣衆基礎，竟不惜破壞一九七二年的「共同綱領」，圖謀恢復其以往在左派中的優勢地位^⑩。而法國人民越來越認爲「左派共同綱領」隱藏著共產主義的方式，尤其是國有化的主張，指責社會黨與共黨聯盟是違背了自然。所以一九七四年四月，密特朗競選總統時，面對戴高樂派的反共運動，已不再強調左派的「共同綱領」，而以「促進社會正義」、「尊重人民自由」、「發揮博愛精神」，以及「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絕不可分」作爲競選的號召。一九七七年，雖然法共聲明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批評蘇聯缺乏人權，同時還接受「歐共主義」民主化的主張，但仍堅持世界兩極化的立場，敵視資本主義，不敢與蘇聯破裂，這些仍是法共說服羣

註⑩ 一九七二年「左派聯盟」的共同綱領，原主張把法國九大工業如軍火、航空、太空、核子、醫藥、電子、化學、礦業、電腦及銀行金融業實行國有化。而一九七四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前夕，法共更提出石油、冶金、汽車等三大部門共六個企業機構亦要國有化，同時，其他企業或分支機構，有股份達五分之一以上時，亦將收歸國有。社會黨雖同意法共所增加的六大企業由政府參與過半數股份，但並不贊成完全收歸國有，國有化分支機構亦放寬爲二七個，其他由政府收購半數以上的股份。

衆、贏取選票的重大阻力^①。所以一九七八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密特朗拒絕了法共所提修改左派共同綱領，擴大國有化範圍的建議，而要擺脫左派共同綱領的約束，求取更多的自由行動，期使社會黨候選人比法共候選人更能受到選民的尊重。此次國會議員選舉結果，社會黨與法共所獲席位均較前增加，但是所有左翼各派的席位加起來，仍不能構成國會中的多數。法共入閣和密特朗成爲國會多數黨領袖的希望，均告落空。

密特朗在一九八一年五月的總統選舉中，堅持一個主要戰略，那就是雖然他很重視法共的選票，但他避免提及法共入閣的事，讓法共莫測高深，藉以牽制法共的選民。此外，他利用法國經濟惡化的情勢，把攻擊的目標集中到季斯卡身上，他用「改革社會」、「充分就業」的口號以鞏固左派票源；同時，他激發法國人民不滿現實和期望改革的心理，以一個全民的政治路線，爭取中間和右派選民的同情。因此，選民產生一種錯覺，認爲只有接受政權交替，才能解決各種危機。結果密特朗不僅動搖了法國人民對季斯卡的信心，分散了戴高樂派施哈克的選票，還迫使法共不得不把選票轉移給他，而使他終於當選總統。

自第五共和以來，所有的總統在國會中均擁有多數席位，同樣的密特朗亦要以一個代表全民的總統，要求選民給予他推行各項政策所必須的能力。因爲密特朗在總統選舉中，已激發了法國人民求變的願望，所以他就任總統後，即立刻解散國民議會，重新選舉，俾能獲得國會中的多數地位。他先任命一位穩健的社會主義者莫賀(Pierre Mauroy)爲內閣總理，組成一個不包括共黨並以溫和派社會主義人士爲主的過渡內閣，給法國人民一種安定的感覺。他以提高銀行利率支持不斷下跌的法郎，增加公共支出，幫助中小企業和創造就業機會，把最低工資提高三·三%，並增加老年退休津貼及家庭補助。這些措施的用意是先從改善大衆現實生活，來獲取選民繼續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給予支持。特別是密特朗容納了羅伯特(Michel Robert)領導的戴高樂左派，削弱了中間派的影響，公開社會黨與法共的分歧，堅持本身的立場，更顯示他有統御全局的力量。凡此均使社會黨聲望節節高升，終於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得空前壓倒性的勝利。

然而至國會議員選舉以後，密特朗再任命內閣總理莫賀組成包括四名共產黨員在內的第二個內閣，何以社會黨在國會中已擁有絕對多數席位，還要讓共黨入閣？這主要是由於法共對社會黨屈從的緣故。雖然法共的激進主張如擴大國有化、敵視北約，對外依循蘇聯路線等是與社會黨無法相容的，但是法共想要入閣，法共總書記馬沙(Georges Marchais)終於接受了社會黨的條件，答應無論在政府、地方或工會，均接受社會黨的基本立場，以明朗和團結的態度與政府合作。在兩者的共同聲明中馬沙同意社會黨的各項改革計劃、支持尊重北約的立場等，均顯示法共已向密特朗低頭。

從一九八一年五月密特朗當選總統，六月國會議員選舉，迄至法共入閣，法國政局已發生很大變化。首先是包括十一大企業

及所有銀行國有化，經由國會通過後立刻付諸實行。而法共入閣，不僅使法國政治更趨複雜，且亦引起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不安。更重要的是社會黨執政後之各項改革措施與西方國家背道而馳，舉凡國有化政策、提高工資、對大企業課以重稅、增加社會福利、對勞工採取特殊保障，減少工作時數等，却助長了物價的上升，導致生產衰退、貿易赤字增加以及財政支出的惡化，而引起惡性的通貨膨脹。而其首先受害的，就是那些曾在選舉中支持密特朗的中、低收入選民。

社會黨執政的最初兩年，原想滿足選民的熱切期望。提高工資、減少工作時數，其目的乃是一方面藉以減少工時來抑制失業，一方面則希望以增加勞工收入來刺激生產。但是這些政策不僅毫無效果，反而使法國的財政、經濟與失業情況更爲惡化。國有化以後，投資意願銳減，資金大量外流，而政府控制太多，私人企業式微，經濟活動停滯，國庫開支却不斷增加，造成通貨膨脹、法郎貶值、外債日增，失業亦不斷增加。一九八二年間，每月平均有一千七百家公司破產，失業率從一九八一年的七·二%上升至九%，失業人口從一百五十萬增加到二百萬人。通貨膨脹率已超出所有西方工業國家，高達一〇%。同時，外貿赤字繼續增加，法郎繼續貶值^⑩。勞工未獲其利，資本家先受其害，法國人民對社會黨政府的信心已經動搖。

一九八三年三月，法國全國市鎮選舉（Municipales），表面上是選舉三萬六千四百個城鎮的市長及議員，實際上却已變成法國人民對密特朗政府的一項公民投票。結果社會黨和共黨在此次選舉中失去了四十個市鎮，而戴高樂派則大有斬獲^⑪。密特朗爲了籌思善後之策，乃命莫賀改組內閣。因爲莫賀仍擔任總理，共黨仍有四人留在內閣，故此內閣改組除了六位新人以外，並沒有什麼新的特色。新閣成立不久即採行緊縮措施；如減少公共支出、控制預算赤字、鼓勵國民儲蓄、增收社會福利分攤費、加收煙酒稅以及調整交通費等，特別是爲了管制外匯，對出外旅遊者每年只準結匯二千法郎^⑫。新經濟措施不僅引起通貨緊縮，並且使政府預期二%的經濟成長率更難達到目標。在成長降低及財政緊縮的影響下，工人首當其衝，失業人數繼續增加，一九八四年已接近二百五十萬人。加以社會黨政府爲革新工業結構，對缺乏競爭能力的產業如煤礦、汽車、鋼鐵、造船業等，停止虧損補助或任其自行關門，使公司倒閉的數字更急劇上升，平均每月有二千家公司破產。新的經濟措施實行以後，也在外匯市場引起強烈反應，搶購外幣的熱潮使美元幣值居高不下，使三度貶值的法郎更加脆弱。有關旅遊外匯的管制，更引起社會一片混亂，抗議與示威不斷，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加以控制。最嚴重的是市場物價直線上升，法國人民生活就愈加困難。此一情況已引起聯合執政

註⑩ Lewis Coser, *Mitterrand's first two years. Dissent*, Spring 1983, pp. 1-3.

註⑪ *Le Monde*, Mar. 8, 1983, pp. 1-3.

註⑫ *Le Monde*, Apr. 8, 1983, p. 1.

的共黨不滿與批評，甚至在社會黨內部亦引起爭論^⑮。

在經濟不斷惡化的情況下，社會黨為迎合共黨的要求，提出所謂「私立學校國有化」的法案。法國私立學校多為天主教學校，天主教勢力在法國非常強大，於是右派的反對黨在國會中抵制此一法案，並與天主教勢力結合一起進行反政府活動。同時法國人民亦認為社會黨政府企圖逐步控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因此，在一九八四年五月，發動全國性的反政府示威風潮，且在示威的遊行隊伍中高喊「密特朗下臺」的口號。此種不滿情緒更表現於一九八四年六月的歐洲議會議員選舉中，造成右派獲勝，社會黨與共黨均遭到挫敗^⑯。此次歐洲議會議員選舉結果，可能會影響一九八六年三月的法國國會選舉，密特朗為未雨綢繆計，不得不改弦易轍，早作準備，乃一方面宣佈從國會撤回私校國有化法案，一方面改組內閣。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密特朗宣佈法國內閣總理換人，任命年僅卅七歲的工業部長法比斯（Laurent Fabius）出任內閣總理，重新組閣。法比斯是以團結與現代化為口號，其努力的目標是更新工業與經濟結構，並發展高等科技與工業。他要使社會黨的經濟政策向右轉，而採取右傾的經濟政策，如減低企業所得稅、縮減政府支出、鼓勵外資與擴大企業自由化，並說服勞工接受凍結工資，以加強法國出口的競爭力。但是法共對於法比斯「小資產階級」的作風，早有不滿與批評，且因歐洲議會選舉之失敗，法共遷怒社會黨，更不願受社會黨聲望衰退之累，乃宣佈脫離法比斯內閣，反對或抨擊右派反對黨及社會黨的政策^⑰。

顯然的，儘管法共在入閣前，曾與社會黨達成執政協議，支持社會黨各項政策，但法共和社會黨一直貌合神離，且不斷向密特朗挑戰。在外交上，法共先支持蘇聯入侵阿富汗，而後又擁護波蘭的軍事政權，且公然反對密特朗支持美國在西歐部署新的飛彈。雙方立場顯已背道而馳。在內政上，法共的基本羣衆大部份是工人，而工人最怕失業，而社會黨政府的緊縮措施却造成更多的失業。法共對於政府為了節省預算而不顧失業嚴重的情況已無法忍讓。所以從一九八四年四月以後，法共已經採取「參加政府，而不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時，法共又不斷支持工潮，而社會黨亦不斷指責法共「分享權利，而不出力支持」的策略。至此，兩者反目已屬不可避免。

就社會黨而言，其與法共的關係極為微妙，既要拉攏法共，同時亦要打擊共黨，否則社會黨即難獲得廣大羣衆的支持。從一九八三年的市鎮選舉，到一九八四年的歐洲議會議員選舉，社會黨固然接連遭遇挫折，但法共更潰不成軍。據當時的民意測驗，法共在羣衆中的實力，已由一九八一年的一五%降到一〇%。法共總書記馬沙曾公開譴責社會黨沒有誠意支持法共。可是選民對

註⑮ *Le Monde*, Apr. 24, 1984, p. 2. *Le Monde*, May 2, 1984, p. 7.

註⑯ *Le Monde*, Juin 19, 1984, p. 1.

註⑰ *Le Monde*, July 20, 1984, pp. 1-20.

左派聯合政府的反感，已表露無遺，密特朗要想收拾人心，就必須結束與法共的合作。所以密特朗亦有意迫其離開政府，以便展開新政，而使成立了將近三年的左派聯合內閣宣告解體。

肆、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危機

雖然內閣總理法比斯已暫時放棄社會黨的「意識形態」，改採中間路線，試圖爭取大多數中產階級的支持，因而提高了個人的聲望；但是法比斯的個人表現却引起社會黨內部的衝突^②。社會黨中最得人心的左派人物羅加 (Michel Rocard)，唯恐法比斯威脅其地位，影響他參加下屆總統選舉，乃憤然辭去了農業部長的職位。而社會黨的左派，特別是書記長柔斯潘 (Lionel Jospin) 及前任總理莫賀，都反對法比斯插手黨內事務，主張社會黨在一九八六年三月的國會議員選舉中，仍走老路，並倡議再與共黨聯盟，以避免左派一敗塗地。社會黨之內部鬭爭，均涉及該黨未來領導權。一般認為，密特朗總統任期到一九八八年屆滿，屆時他已年高七十二歲，似不可能競選連任，而社會黨內左右兩派都不願法比斯之中間路線成功，否則就喪失他們競選總統的機會。

雖然法比斯的政策，亦曾獲得密特朗總統的信任，但兩人之間，並不是對每件事都有一致的意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下述兩個事件。一是屬於「和平運動」的一艘反核抗議船「彩虹勇士號」，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在紐西蘭被法國情報人員暗置炸藥炸沉，引起了政治風暴。密特朗與法比斯兩人對此一事件處理的手法頗有不同。最初密特朗對此一事件並未重視，而後法比斯公開承認「彩虹勇士號」是法國海外安全局特工所炸沉。二是十月間，密特朗突然宣佈他要接待到法國訪問的波蘭領袖賈魯斯基。因法比斯事先並不知情，故當密特朗與賈魯斯基會談時，法比斯在國會坦言他對此一會談感到困擾，並表明他和此一事件無關。社會黨內的左右兩派乃利用這些事件打擊法比斯的聲望，使他在黨內的地位受到影響。

然而右派反對派內部亦同樣鬭爭激烈，季斯卡派、施哈克派以及中間派，雖有意聯合起來爭取未來國會議員選舉勝利，但仍爲了爭取未來總統之職位，而相互猜忌，貌合神離^③。「民主同盟」的獨立派人物、季斯卡時期的內閣總理巴爾 (Raymond Barre)，則高唱獨立路線，主張一旦反對黨掌握國會多數，即應迫使密特朗辭去總統職務，以便提前舉行總統選舉。戴高樂派「共和聯盟」領袖、現任巴黎市長的施哈克亦與前總統季斯卡明爭暗鬭，因爲兩者都有競選總統的野心，但兩者也都希望先爭取

註② *Le Monde*, Oct. 11, 1985, pp. 1-8.

註③ *Le Monde*, Nov. 11, 1985, pp. 1-6.

對國會的控制權，然後再尋求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的勝利。

儘管反對黨派內部分歧，但根據法國民意測驗顯示，社會黨將在今（一九八六）年三月的國會議員選舉中落敗，反對黨派將在國會佔大多數席位^②。此項預測如果成爲事實，則法國政局將進入一個全新的局面。屆時密特朗將被迫選擇一個右派人物出任總理，而施哈克即有膺選的可能。至於密特朗總統七年任期的最後兩年，能否和一個右派的總理相安無事，實在是一大疑問^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就會引發政治危機。

很明顯的，密特朗將不會因爲國會失去多數而辭去總統的職務，他已經強調總統是代表國家，具有超然地位，應是全體國民而非一黨之總統，並且警告就算社會黨在國會失去多數地位，他的總統權力也絕不容侵犯。但其論點已爲反對派所駁斥。反對黨派已明確表示，一旦彼等掌握國會多數，其權力之行使，將包括所有內政、外交與國防事務，屆時密特朗迫於形勢，就非和右派妥協不可^④。

最值得注意的是，當初戴高樂制定第五共和憲法，就是要賦予總統廣泛的權力。可是，如果反對派在國會中擁有多數，則密特朗總統的職位即會「名存實亡」，第五共和憲法「重總統而輕國會」之精神亦將喪失殆盡。

密特朗爲了不致成爲「虛君」，已經運用他曾猛烈抨擊過的第五共和憲法，來維持其總統的真正權力。他首先要改變國會議員選舉之投票方式，把「多數選舉制」改爲「比例選舉制」。如此則可增加小黨派在各地區的當選比例，使反對派的共和聯盟與民主同盟無法取得國會中之絕對多數，而恢復第四共和時期之政治傳統，即由社會黨聯合其他小黨共組聯合政府，只要操縱黨派之平衡，即可維持其總統的權力與地位。

總之，無論是密特朗、施哈克、季斯卡或是巴爾，都在明爭暗鬥，但任何一人的計謀成功，都會使得第五共和憲法失去原來的意義。而解決此種憲法僵局的辦法，唯有修改憲法一途。在法國政壇上，無論是右派、中間派或左派很早即在尋求一種方法，以避免總統與國會可能造成對立。爲此，很多人提議修改第五共和憲法，規定總統與國會議員的任期都是五年，並同時選舉，即可打破當前所面臨的政治僵局。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四日脫稿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研究員）

註^② *Le Monde*, Sept. 11, 1985, p. 6.

註^③ *Le Monde*, Nov. 5, 1985, p. 7.

註^④ *Ibid.*